

浅草诗初集

张超崇 著

陌上花飞逐画风
裁秧已半粟如蓬
秧老解插小棚东
有味小书迷穉子
才疏三胆醉村翁
楼后日暖入豚脰

超崇同志多才多艺，以丹青影射三胆而筑筑其诗，且示我以浅草诗初集，书以薄之，即希 正之。一九八四年四月，张超崇书于杭州。



浅草诗词集

张超崇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浅草诗词集/张超崇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3

(作家与时代文丛/黄承基主编)

ISBN 7-5063-1853-9

I. 浅… II. 张…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4466 号

作者:张超崇

责任编辑:张玉太

特约编辑:东方木

书名题写:邹钢军

装帧设计:曾繁威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 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广东肇庆端州报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00 千

印张:4.5

版次: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853-9/I·1839

定价:12.8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清词律绝写生涯

张超崇同志和他的《浅草诗词集》(代序)…… (1)

念奴娇·天涯海角	(10)
永遇乐·记梦	(12)
念奴娇·游西山怀曹雪芹	(14)
浣溪沙·三首	(16)
破阵子·喜得春雨	(19)
鹧鸪天·山行	(20)
浣溪沙·星湖漫步	(21)
点绛唇·星湖道晚行	(22)
忆江南·鼎湖山	(23)
忆江南·鼎湖山	(24)
忆江南·鼎湖山	(25)
忆江南·鼎湖山	(26)
木兰花令·星湖西堤	(27)

西江月·星湖早	(28)
永遇乐·西江	(29)
浣溪沙·自香港返肇庆遇雨	(31)
水调歌头·登披云楼	(32)
天仙子·小北江	(34)
忆江南·题画	(35)
水调歌头·议袭人	(36)
浣溪沙·飞来峡	(38)
忆江南·飞霞洞	(39)
忆江南·飞来寺	(40)
浣溪沙·悦城龙母庙	(41)
浣溪沙·有感	(42)
西江月·失眠	(43)
木兰花令·相遇	(44)
西江月·罗定城	(45)
西江月·长岗坡渡槽	(46)
西江月·菠萝丰收	(47)
双调忆江南·罗定好	(48)
西江月·镇办机器绣花厂	(49)
西江月·劳力跳出山区	(50)
鹊桥仙·过芮塘	(51)
鹧鸪天·访旧	(53)
鹧鸪天·送母骨灰回乡	(54)

木兰花令·大环市路	(55)
竹枝词·看香港电视新闻(三首)	(56)
竹枝词·肇庆杂事(十三首)	(59)
七绝·花木情缘(四首)	(72)
七绝·林下抒述(外五首)	(76)
七绝·春节试笔	(82)
五绝·星岩元帅诗碑	(83)
七绝·读报杂感	(84)
五绝·读报杂感	(85)
五绝·读报杂感	(86)
五绝·题黎砚摄影	(87)
五绝·述怀(外四首)	(88)
古风·小妇词	(93)
古绝·居家杂咏(四首)	(95)
古风·二老对	(99)
临江仙·宋城夜饮	(100)
竹枝词·庆回归(八首)	(101)
木兰花令·闲情	(109)
木兰花令·遇旧	(110)
古风·七七事变六十周年	(111)
鹧鸪天·夜窗吟	(112)
古风·与林兄小酌	(113)
青玉案·故园	(114)

木兰花令·宋城怀古·····	(115)
古风·游羚羊峡见个体户渔船·····	(116)
七绝·读史三首·····	(118)
七绝·读史二首·····	(121)
诗三首 ·····	(123)
七绝·病中戏作·····	(126)
古风·望春·····	(127)
鹧鸪天·答刘君过访,问病并共饭。 ·····	(128)
 编后小记 ·····	 (129)

清词律绝写生涯

张超崇同志和他的《浅草诗词集》
(代序)

东方木

死死生生谁做主？
半因人事半由天。
窗前已透春消息，
更遣豪情上素笺。

这半年来，超崇同志的遗稿《浅草诗词集》，一直放在我的案头，每一吟味，许多往事，便会涌上心头。这首《病中戏作》，更使我为之追思，为之叹息。他的辞世，使我失去了一位严师，一位诤友。

超崇同志跟我，是同时代人。五十年代开始，大家都在肇庆地区工作；可是，他长期战斗在云浮、四会、广

宁,我大多数时间在罗定,彼此并未见过面,当然也谈不上相互了解。十年浩劫过后,他调来罗定任县委书记,我因冤假错案挂着,临时安排在县委办公室干新闻秘书,他不喜言谈,没事不找我,我也不找他。但是,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这就是他对新闻报道从不提什么具体要求,省里的报纸,几个月不登县里的消息,他也不过问;对所发的稿件,却强调实事求是,讨厌跟风,讨厌拔高,这使我大为高兴。还有一件事,便是有一次向我借阅《红楼梦学刊》,谈话中发现,他对《红楼梦》这部伟大的艺术作品,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使我这个读了半辈子《红楼梦》的人,颇为折服,可惜彼此都忙,未能细谈。

我们互相熟悉起来,是在八十年代后期,他调来肇庆地区,任行署专员,我调来《西江日报》爬格子,在一本叫《南国》的杂志上,看到他先后发表的几组诗词,才知道他的诗写得好,不是一般的附庸风雅,通过向他组稿,相互交往就逐步多起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谈诗谈词,诗心相通,友谊相系,竟成莫逆。

超崇同志的诗词,很具特色,为许多读者所喜爱,每有所作,便不径而走。一位当年在云浮担任过县委书记的朋友,随身有个“手抄本”,见到便抄,久之竟成一集。从这些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超崇同志,作为一个地市领导干部,作为一个诗人,在他的一生中,是既

有欢乐和旷达,也有愤怒与忧愁的。而他的这些欢乐与旷达、愤怒与忧愁,又都是与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群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读他的诗词,有一种强烈的时代气息。

1979年到1981年,在任罗定县委书记期间,以《破阵子》、《浣溪沙》、《鹧鸪天》等词牌,填的几组农村系列,便好句如珠。“霹雳声声梦断,银蛇天半蹁跹。豪雨敲窗灯乍暗,起闻蛙哄觉嫩寒。新晴晓看天。”写的是诗人在一座久旱的村庄住夜,忽逢春雨的喜悦。下片“料得东溪水满,波光荡漾前川。苦旱春头农事紧,快罢栽秧侍菜田。未应放脚眠!”他简直要卷起裤脚,跟农民一道,半夜下田插秧去了!

农村生机勃勃,诗人诗兴勃发。“节近清明好采茶,村前村后正浇瓜。雏鹅细茸正生些。”池塘里欢快地拨着清波的小白鹅,颈上新长的柔软的细茸,都入了他的诗境。“父老频称春麦好,打场歇午笑还家。浊酒一杯不须赊。”他真要坐下来,跟这些村翁们,围着小桌子,开怀对酌了!“陌上飞花逐昼风。栽秧已半粟如蓬,机声唧唧小桥东!”改革春风吹拂的农村新景,诗人自己的喜悦都跃然纸上。“有味小书迷稚子,能歌《三姐》醉村翁,楼头日暖入朦胧。”树荫下着迷地看连环画的小顽皮,开着收录机听刘三姐唱山歌的村翁,都跟诗人沉醉在一起。

诗人的心，诗人的笔，时时处处都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请看看 1987 年填的一阕咏西江的《永遇乐》吧！西江是他的父母之邦，羚羊峡上的波涛，古城的荒堞，陆生设帐的锦石山，铁军驻马的阅江楼，经常引起他的沉思和向往，词的上片通过勾画这些人文景观，给人一种历史苍凉之感。下片一句“百代何来腾跃”，把挑灯夜卖的街市，塔影荷香的湖畔，鼙鼓浪的江水，长臂挥动的云门大吊，隐天接日的高楼，全收笔底。结尾：“立洲头，长桥望断，矫阳似血！”让人读来如坐春风。诗人是时，正主管着肇庆地区的经济工作，正在为这幅璀璨的画图日夜付出辛劳。

诗人思通千古，情通千古。常常喜欢把瑰丽的祖国山河，与历史陈迹勾描在一起，与历史人物共悲欢，“拔剑难平块垒高！”《念奴娇》写的是天涯海角，在惊叹“白浪横空惊雷震，摇撼石矶如裂”的浩瀚南沙时，他想到了北宋那位鼓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的苏东坡，喜欢其“食荔枝三百”的豪气，喜欢其“乌台事了，诗肠犹未摧折”的傲骨。《天仙子》，是写穿流于粤北山区的小北江的。在赞叹“溅雨涯头千丈瀑，日照彩虹横古渡”，“高坝矗，浪竞扑，夹岸陌阡禾浓绿”的时候，一句“摇落词宗忧愤逐”，就把唐代文起八代之衰，敢谏迎佛骨的大散文家韩愈；吸取民间歌曲营养，首创“竹枝词”的大诗人刘禹锡，呼唤到这幅现代水墨山水中来了。至于

那首写登新开放的披云楼的《水调歌头》，几乎整首词都是凭吊那位“十六年，战七省”，苦撑晚明残局的民族英雄李定国，愤史笔对他的不公。这些词，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的是中华民族的正气、骨气、豪气，令人振奋。

诗人喜欢读史，对许多历史事件，往往独具只眼。这从他为数不多的几首咏史中，可以略知一二。“先主临崩白帝哀，三军痛哭伐曹回。已衰国本难为继，四十年埋阿斗才。”他认为，刘备与诸葛亮，所以费尽心血，未能中兴汉业，其失在连年征战，不懂得与民休养生息，综合国力薄弱，老百姓苦不堪言；而刘禅接过这个烂摊子，能够坚持四十年，应该说还是有才能有贡献的，并非“阿斗”。“长息大星落渭滨，丞相少饭事躬身。巴山子弟多才俊，退敌何须仗木人。”诸葛亮治蜀，虽然鞠躬尽瘁，死而未已，所以终归失败者，在于其干什么都事必躬亲，大包大揽，不能充分地依靠巴山蜀水的济济英才。得人才者昌，失人才者衰，这也是一条历史规律。“记仇亦有真豪杰，胯辱齐王反作珍。恶行得封官禄厚，倩谁高格作完人。”他对韩信当了齐王以后，不但不去惩罚那个曾给他胯下之辱的恶少，反而给他一个小官当当的做法，是大不以为然的。这样，社会上还会有什么正气呢？所有这些，既是叹息古人，又何尝不是启迪今人呢。

诗人有诗人的块垒，有诗人的豪气，他敢于歌颂正

义,敢于鞭挞腐朽。十年浩劫中,诗人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严重摧残。在《永遇乐》这阕词的上片中,便字字带血地记述了当时的惨状:“鞭声矛影,拳飞脚踢,叱咤气粗如虎。只留得孤孀涕泪,依门父母朝暮。”下片笔锋一转,在写到秃儿叛逃,折戟沉沙,四人帮就缚,祖国命运峰回路转之时,便从心底呼出:“赤日腾空,湿花宿露。”当然,跟许多坚贞之士一样,最让诗人痛惜的是,失去了十年为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好年华。《鹧鸪天·访旧》所描摹的,便是这种心境:“故道黄尘已不逢,长桥红尽暮云轻。旅人灯下惊须白,朋辈樽前喜涕零!”下片结尾两句,真叫人泪湿青衫:“甜酸十载原非梦,浊酒微醺问死生。”但是,这绝非悲观,绝非凋丧。请看一首古风中的四句吧?“经年不见一呼至,座中俱是白头人;头虽斑白党性在,慷慨激昂意气深。”对于当前社会上的许多腐败现象,改革开放大河中的沉渣泛起,其诗笔更如钟馗斩鬼之剑,寒光闪闪。

诗人娴于诗艺,善用白描手法,能写真景物,能抒真感情,往往一曲小令,便能把人带进一个诗的境界。《临江仙·宋城夜饮》,就是让人醉倒和传诵的佳篇。上片:“忆昔宋城城下饮,少年任气倾囊,街深檐矮酒微凉。夜阑裹蒸熟。狗肉扇炉香。”极其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五十年代的端城风情图。仿佛让人看到了古老的宋城之下,巷深檐矮的小酒店里,灯光明灭,人影摇曳,词

人正跟他的好友，在那里开怀畅饮，半壶黄酒，就着两只新出炉的裹蒸，一盘喷香的狗肉，汗衫箬笠，侃侃高谈。下片仍然是白描，可是笔锋急转，就像摇电影镜头一样，极为简练，而又极为精确地描绘了一幅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端城风俗画：“豪宴半酣陪酒女，丹唇露腿轻狂。”昔日巷深檐矮的小酒店，已经换成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当年来这里倾囊任气的短衫朋友不见了，新来的是一掷千金的富商巨贾，咋声咋气的“三陪”，这怎能不叫诗人为之迷惘呢：“唯余朽物独彷徨，归而谋诸妇，蓝带昨冰藏。”绘影绘声，叫人反复吟味不已。

这样的白描手法，对于我们的诗人来说，真可以用得上“逼真”两字。请看《鹧鸪天·山行》这一首，上片：“秀稻连波泛落晖，新橙满树压枝低，行行渐觉饥难忍，寨角榕边叫卖糍！”简直把糍的颜色、糍的香味都写出来了。下片：“山路远，暮烟迷。一村灯火映东篱，喜闻新谷秋来贱，沽酒家家煮项鸡！”好多年未见过的丰收，未见过的欢乐啊！

诗品即是人品。在与诗人的交往中，我感觉他真是诗如其人，人如其诗。他热爱事业，热爱工作，可又淡于名利。他是从清远市市长任上退下来的。有一首七绝，可以说明他当时的心境：“卸却肩挑百姓躯，牛衫短裤老颜娱。日行十里寻常路，留得青山有杖株。”肇庆市的许多老朋友经常看到，这位曾经主管一个地区，

一个市的工作的老专员老市长,骑着一辆自行车,在悠哉游哉地穿街过巷,没有半点官的架子,官的影子。有一阕《减字木兰花》,就更使我们感觉,诗人本身就是一阕清词,一首律绝:“浮华远隔居幽独,但对湖山看不足。先生怠慢却当厨,犍鼻裈除须粥熟。”他竟腰系白布围裙,拿起杓子,在厨下给夫人代劳,这是何等的超脱,何等的高雅呢!

诗人热爱生命,却能笑谈生死,有一种“天塌下来擎得起”的无畏精神。1997年10月,经医生诊断,超崇同志不幸得了肺癌。这对许多人来说,会是天大的压力,他却泰然对之,神色不惊,仍然在病床上读诗读词,写诗写词。文章开头提到的那首《病中戏作》,便是做了肺切除手术后,我们去探望他时,顺手写给我们的,并且做了极富哲理的解释:“死死生生谁做主,半因人事半由天。”这个“天”,从大的方面说,就是宇宙规律,自然规律;从小的方面说,就是人的生命规律,生死规律。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可以为人所掌握,为人所运用。这个“掌握”和“运用”,就是“人事”。肺癌虽然可怕,也不是完全惹不起的;就算真的惹不起,撒手红尘,也是人生的自然归宿,没什么可怕的。古风《春望》,其心境几乎平静得如一泓春水:“东风一夜雨,黎明风已住。推窗见落红,乱叶埋小路。杜鹃犹怒放,朵朵娇如许。我居病房中,神驰归故垒。”

驱车向郊原，探看春归未！”

《鹧鸪天·答刘君过访，问病并共饭》，是他的绝笔。读这首词，我们仿佛看到他依然跟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

泉冽荷香剥醉虾，
葡萄佳酿透红霞。
因缠老病常辞酒，
为起衰颜独爱茶。

前事历，意如麻，
三餐强饭且由它。
山溪亦有鱼虾好，
晴日登临似到家。

1999年5月于肇庆阅江楼畔

念奴娇·天涯海角

临风极目，
对迷茫云海，
望中顽碣。
白浪横空惊雷震，
摇撼石矶如裂。
浩瀚南沙，
东沿台钓，
万里濒黄渤。
天涯是处，
销魂多少行客！

苏子沦落蛮荒，
醉吟独笑，
食荔枝三百。
瘴气滩头连草莽，